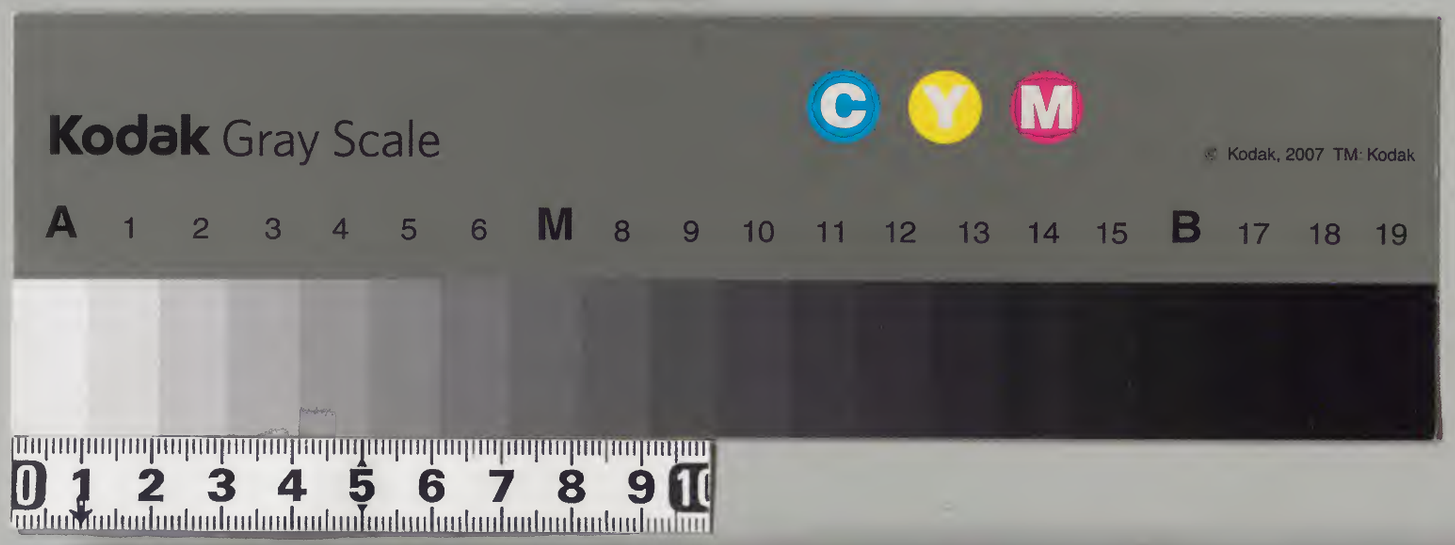

史記（彙評）

書六之八　世家一之七

廿八之卅七

漢書門
類
二一三三號
八八函
一三架
一六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二一三三號
一六冊
二七九函
一二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3
冊數 16(　6)
函號 279 43

鍾惺曰此語便有譏笑鄧以讚曰述祭祠名封禪材貨名平準蓋皆寓譏焉然惟以封禪為主歷看去乃見中間血脉及布置安排之妙有開鍵有結搆漢書改為郊祀志便散漫少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楼）（○得○妙）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味

遂一作班

鄧以讚曰篇中諸字大都根本此

唐順之曰或起後或承前處冣宻可看

陳仁錫曰本於修德是祀典正語

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此封禪八張本）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獨不言至者、天子所都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

鄧以讚曰恐訕刺意太露特用平語鎖之

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繇此觀之、（結）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此引詩作壇、畤之始）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鍾惺曰漸說封禪上去其事漸幻其詞亦漸疑矣串落龍妙

鄜音孚

陳仁錫曰直作之為是

鄧以讚曰句法甚錯綜有致一象一態恍焉如見

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音節亮妙）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

百當為白

陳仁錫曰益謬悠其說

唐順之曰以年月串齊秦如一國事

鄧以讚曰歷歷數去不猒其複

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幻）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

鍾惺曰以此一語收婉甚

陳仁錫曰此受命二字作王命論也

鍾惺曰善巧方便可以為法

鄗音臛

史詮

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首句）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一片滑稽）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猶智於漢武）是

茅坤曰漫入繆公一段豈以繆公前嘗上天之言

鍾惺曰串得無痕妙手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陳仁錫曰顯卜式而百姓

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微詞）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微詞）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

不應依物怪而諸侯不從誠之不可揜也

鄒以讀曰向法各異覺有[illegible]

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此改正湖、張本）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

鍾惺曰眞是迂儒議論稍讀憂

鍾惺曰寫出淺衰

陳仁錫曰頌也譏也皆書生之無識者

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繇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落）求（求）僊（仙）人（上）羨（去）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

楊愼曰當作南郊下下謂最下也

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此求神仙張本）而宋

鍾惺曰此轉妙甚皆為漢武帝而設是作封禪書本領

余有丁曰枚太史公論神仙禱祀迂誕之說極意粧點皆寓譏武帝且明其不然也後段公孫卿之誕亦甚

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串合妙）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幻）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紀甚）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

鍾惺曰似從方士口中托出

陳仁錫曰詳次怪迂而終以始皇崩深著迷謬

楊慎曰此以上兼言歷代巡祭巫咸郊畤方怪九鼎方士神仙等事皆為漢武事張本

陳仁錫曰從前恍惚於水雲之際片言挈要矣

鍾惺曰又提敘一嵩若開若合妙甚

唐順之曰敘作錯綜

風為解曰未能至皇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詞）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微詞）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筆法）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亦自偽得妙）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証起二句）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此一段收拾）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総結作過）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字法）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

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駵駒四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嵋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大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附會有情）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

凌約言曰似秦始終與漢武一律子長之意微矣

鍾惺曰、真主之言無所因襲、自是特識

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應前）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

茅坤曰詔祝釐官罷祝可而因歲穰而增幣不可

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大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

羅惺曰舍墓二字亦奇

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四字妙）、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

鍾惺曰方士伎倆何所不至

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幻）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郤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酷肖方士）

林以讚曰文帝聖主也稍信禨祥而治遂衰微意蓋如此

鍾惺曰此處亦不易下手

陳仁錫曰自今天子以後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

鍾惺曰婦人而好黃老乎

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入得無謂而妙）興兵守禦後歲少（微詞）不登數年（微詞）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提）初即位（漢武許多事在此數句）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裝點）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

謬如此然處僞儒亦快

蹏音啼

鍾惺曰說神君一段鄙褻正以笑人主之呆也

鄧以讚曰是一小傳文精簡造語工緻事有味態

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提）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提）○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

鍾惺曰代他裝飾妙

董份曰上言一坐盡驚此言一宮盡駭太史亦作對語耶

茅坤曰至是始以封禪為不死之術

卻音劇

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入○封禪、縫○）見之以封禪（○合○妙○甚○）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

陳仁錫曰以下宜有諱文而詳言之又極状之孔子於定哀之際微其辭者豈然歟

楊愼曰此三段叙事簡明而各結天子令祠三句伸縮倒換妙甚

陳仁錫曰令神仙食息更覺惡

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刺）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illegible]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麃（挿入無端而妙）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微詞）、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金隱星曰以封禪爲主則

種種神仙方術言皆有蘊有情故使褚生竟作武帝紀便覺褊陋文固有同言而異美者此也

鍾惺曰痴得妙

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剩）、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倒）、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可笑）、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微詞）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

余有丁曰肅然形容鬼得鄉以讃曰然有致

鍾惺曰畫情嘲矣

鍾惺曰、二字妙有情理

鄧以讚曰、人之誕妄武帝之輕信着意摸寫

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絶、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漫及）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王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剌）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挿得妙）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可笑）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動）小方（主 慶）、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

鍾惺曰、方士浮浪面孔、千載如見

鍾惺曰、人挿一河決可塞、巧甚、

陳仁錫曰荒
誕傅會極備
摹寫
楊慎曰作充
耳也音抗
鍾惺曰方士
尚公主奇極
蓋直以簡史
待之矣

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
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
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
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
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
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
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
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
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

陳仁錫曰方
士佐迂帝更

佐迂

曣嗢武紀
作晏温

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
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
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
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
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
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嗢有黃雲蓋焉
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
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
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

鶡若雉

鄧以讃曰歟為符蓋指此射麃

鍾惺曰妙在其語皆不痛不痒

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遂）入海（接）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

鍾惺曰明明天子不及一所忠貪癡之為害如此

鄧以讃曰誕妄可笑只是里巷小說話

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

陳仁錫曰美武帝如罵然

鄧以讚曰語大都俚史公特以誕妄述之不知乃遂闕書要不朽

封（要緊在一語）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如中）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陳仁錫曰人主此一念来方士之根也

楊愼曰祠太一則便曰放薄忌曰放薄忌則便曰如其方而文即應前矣

許應元曰祠壇祠禮祠物致得整潔

洎音曁

許應元曰敍行禮贊享文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

簡古

鍾惺曰忽收轉入五利甚妙

鄧以讚曰巫蠱

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

鍾惺曰始發此一語何見之晚也

鍾惺曰一篇主意

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微詞）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乙、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伏案）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

鍾惺曰妙中儒生病痛

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不了）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微詞）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

鄧以讃曰明日下陰句看丙辰字亦見文法

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微封）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遠接）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微詞）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何惺曰此一語膏肓之病

天子既已封泰山無（微詞）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微詞）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微詞）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畱之數日無所見（微詞）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畱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幻）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

漢書無莖字

董份曰內中似複蓋言房內之中間也

陳仁錫曰天旱則稱黃帝柏梁烖則稱黃帝何事不可傅會

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微詞）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傳）○封（附）○（巧）○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連後事敘之）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

陳仁錫曰明
其得延年也

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可笑）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

董份曰寛舒建祠五而曰五寛舒之祠者

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徵詞）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此段揔敘收、拾）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

鍾惺曰反覆頌時數四低回

陳仁錫曰一篇疑列底至此方決

鍾惺曰長篇恰好紗結

金隱晟曰史公述武帝近過刻恐疑於後世故賛詞曰余從曰入曰侍曰究觀明信也且太史周卜祝一類宜如此

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楊愼曰封禪河渠平準三書太史公得意之作

又曰賛語又揔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

事論次自古以來用事鬼神者則自舜以來之事皆包括之矣
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内之德也
唐順之曰封禪平準以年分敍河渠以事類敍
王維楨曰讀封禪書乃見太史公手筆
又曰予讀封禪書數過中雖包羅者衆而求仙遇仙實篇中主
故於每節隨年分往往著見而文意抑揚曲折可觀
茅坤曰封禪本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又曰太史公撰封禪書而雜引歷代祠祀志蓋寄於武帝時方
士所稱禱祀之說實非封禪本義也
又曰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脈貫穿如一句總屬一幻字
陳昌應曰黷祭祈永詛匈奴是大怪事史遷抵掌而談不遺餘
力文更精悍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封禪書其於禱祠百出則隨之以若有符
應之言於求仙無方則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
往往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
鍾人傑曰此書直書其事而其失自見有諷意無貶辭可為作
史紀時事者之法
鄧以讚曰封禪祭之大者羣祭祀附仙亦神鬼類因往太山附

又曰答附符瑞祭服附服色擇吉附正朔奉神附宮室大抵資
星歷家事
又曰敍虞殷周二千餘年事聯絡如貫珠接換有情機軸最綿
密
又曰敍三山若有若無圓活有勢甚可玩不明指破而誕妄自
見
又曰敍祭事瑣細皆列而語特簡有致
鍾惺曰封禪依古郊祀柴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
符從騶公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癡心
支離紐造愈遠愈詭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
為一將封禪與神仙牽合為一只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牽
合為一似涉傳會而其中格格不相蒙處讀之自見纍纍萬餘
言無一着實語每用虛字誕語翻弄其褒貶即在其中蓋武帝
雄主甘以求仙必有一段微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
公合其徵妙者不言而泥泥譚方術皆不出膚織之語如夢如
嚐如譜如見戲如術談寫人主迂呆氣渦全在事理明句易曉
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絕冀遇其眞數語是其胎
骨中貪癡種子疑城柔海累劫難斷恠迂阿諛之徒接踵而中

之徒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覩矣意興颯然

斷芸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恰好結語却妙在含蓄冷冷無極力收拾之迹

又曰無一字不留一空地為方士脫身張本而人主之愚見於言外妙妙

陳仁錫曰封禪帝王祀典流而為神仙則秦漢之妄也

史記卷二十八終

毳　夏紀作橇

橋　夏紀作檋

鄧以讚曰驟括禹貢意

陳仁錫曰以後詳歷代治水利害井然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語精）從來（峭）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

[illegible]古雅字

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人名）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開）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

鄃音輸

鍾惺曰人臣以國事自便其私從古如毋

鄧以讚曰簡質而明盡

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塞）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即蚡黨）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

陳仁錫曰封事簡盡可法

番音婆

壖而緣反

陳仁錫曰言有驗有不驗非經久不可

陳仁錫曰以簡御繁之法莫工太史

鄧以讃曰此前二奏更為精峭三奏可得論事法

陳仁錫曰利多而害少更

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漑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開）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

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廣主意）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漑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畆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

行其人水湍岸崩亟獲亦餘軍可徐圖也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以絶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起後集）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塞）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詳）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

鍾惺曰奇語

延一作正

陳仁錫曰詞義可兼千古千古詞人皆不及

鄧以讃曰三歌甚豪有氣是雄才帝王之作

陳仁錫曰太史以宣防並禹功心服之也吳地寧而水利大興其右恭云

湟一作湿

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宕）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余有丁曰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繇

鄧以讚曰文以精嚴勝是漢文本色

鍾人傑曰書中歷敘河溢河決河徙皆害也溉田灌田通漕皆利也故太史公贊之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

鍾惺曰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艾屯田又以溉兼漕後世營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權變其中不敢踰言溉矣

又曰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漕與溉全利通褒斜者見其利不見其害番係之言利害半此其大較也然河之為物天時地理人事相馭而成變全利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者耳

又曰武帝塞宣房寔有一段畏懼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溥未可概以好大二字抹殺之

陳仁錫曰武帝時天下計書上太史郡國地志蓋亦在焉子長所記但有河渠而無地理遂使上古州野之制與山川風俗之宜湮沒無考惜哉

又曰凡三用天子以為然見當時生事者多而帝亦輕信矣

史記卷二十九　終

鄧以讃曰亦是謗書規格與封禅書同然封禅猶多假詞此則直指其失精核無剩語是漢文本色中間叙羅諸事不一一排列而無不曲盡筆力最高有好奇妙處全在郵詭激抗

史記卷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漢制之善）

案坤曰将言武帝之耗財必先言其富盛以為起岈鄧以讃曰只用本色語略不藻飾而筆勢縱横盡鋪敘形容之妙陳仁錫曰以生龍活虎之文寫粟紅貫朽雲錦成章之事絢甚爛甚鍾惺曰一篇主意在此一變字以下承一變字極言之

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歳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附入却、燗波）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歳、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結）衰○（下）固○（主）其○（下）變○也○自是之後、（耗之始）嚴助、（第一變）朱買臣等、（國費無甚、壯用兵）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鄧以讚曰敘四處兵費文甚錯綜有勢

抏五官反

鍾惺曰巧法二字又生一變

鍾惺曰說到此其害不在財用矣

鄧以讚曰興利是本指蕪及四事篇中所述大約不出此

僰音白

鍾惺曰後世益以儉刻做此意

[illegible]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字法）財賂衰秏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無限感歎）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第二變）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喚醒）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七字盡漕餉之苦）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第三變）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

蹛音帶

陳仁錫曰神化之文

鍾惺曰入得妙

茅坤曰張湯等治獄之條亦從賣爵太濫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覷得透徹

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第四叚）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第五叚）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有闕係）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不住）。當是之時、（又與醒）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

慶

楊慎曰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

鍾惺曰看透千古偽人功效

陳仁錫曰治術非則相布被君減膳而無補財用

王維楨曰此當與河渠中所敍叅看伸縮法各森然

楊慎曰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

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鎖）。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第六叚之閒）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入治河）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入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

三朞而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揺之辭煩不殺森然有法

廥音膾

鍾惺曰後世人主如此蹈心于民者亦少

茅坤曰此一段議論正見國家耗費本輕末重照應前高帝逐末一段

唐順之曰總出伐胡穿渠

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第七変）○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此則國貧而賈富）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利侔）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

錢幣三項

低音抵

陳仁錫曰傅會

楕湯果反

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第八変）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楕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

茅坤曰太史公眞以酷利二事相成故其錯綜之妙如此着意

王韋曰凡敘出擊胡其虜級賞賜士死皆與一律相應

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不住）」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第九變）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起下）、法既益嚴、吏多廢（應前為）免、（使長子孫）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此官職耗廢）、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第十變）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刺）祿矣（鎖）」有司言（遠接）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

竒音羈

鈦徒寄反

下、令不可磨取鋊（不住）」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鹽鐵）、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錯入生下）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此選舉陵遲）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第十一變）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

緡音旻

茅坤曰入卜式一段見當時承上意者勢不可挽處故儘意描画如此

異時筭（告緡）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不任）、天子乃思（突起）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卜式傳）、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音著）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請）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很）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

鍾惺曰欲官是式痛癢都答得妙

鄧以讃曰敘式事太詳漢書即摘此別式傳似得體但史公本意蓋不欲為式立傳故附此敘甚有波有態語字亦皆雅潤可玩

鍾惺曰弘亦是一鉄人然畢竟是卜式狠譎

陳仁錫曰牢相布被豈人蜀那此術非弘識不破然亦可以此訕式式亦可以此訕弘

鍾惺曰古今第一善使錢善賣官人作用顛倒名運不露

陳仁錫曰天子尊顯式亦

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太良大奸）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自然入式彀中）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狠）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善論語亦佳）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不任）太傅、而（遠接）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不易易試之緱氏用式亦不苟

茅坤曰可見卜式亦動上興利之心者故與僅等例言之

鍾惺曰入酷吏[illegible]遂得妙[illegible]接得妙

罷、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卜式對手）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遠接）（第十二變）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至此始以刑法合食貨）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第十三變）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

楊慎曰自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至此二節文脈最為照應

楊慎曰張湯死民不思所以斷制酷吏之罪

令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洞見本末之言）○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遠接）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冷入）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第十四）於是悉禁（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帶句遠接）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鎖）○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

反音幡

廣順之曰此關賈貧而國富

陳仁錫曰模寫暴斂從古未有

茅坤曰欲叙其興利必於

耗費不經處種種着冷眼

陳仁錫曰亡秦何異

陳仁錫曰明主本心其紛紛生事多欲啓之也

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第十三変）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不住）○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第十六変）入財者得補郎、郎（○鎖○○）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

陳仁錫曰摹寫生事紛紛擾擾如在目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不住）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突）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入封禪）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

陳仁錫曰天下莫應其不義可知

鍾惺曰此見卜式好結局

鍾惺曰卜式遠而弘羊進

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不住）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第十七、変）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又入卜式）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妙）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繇是不悅（不住）卜式、漢連（遠接）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判）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

是大關目

僦子就反

陳仁錫曰此二書之歸結處

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第十八変）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第十九変）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

鍾惺曰二字真平準功効[illegible]

茅坤曰敘至平準極矣故以此終見其通乎天心如此所以深致其惡也

楊慎曰烹弘羊天乃雨蓋借其詞以斷制興利之臣

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二字妙）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唐突得妙）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

之罪

鍾惺曰平準

吳頭門

茅坤曰不及本朝而以秦爲言若此其行深矣

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收盡）使然、曷足怪焉

楊愼曰平準書譏橫歛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汸知之懿哉

又曰以富者不佐縣官而故告緡以民奸法而用酷吏皆事勢相激使然也贊既曰無異又曰曷足怪焉不平之意見於言外可謂曲而有亢體矣

唐順之曰此文極其變化

鄧以讚曰平準之利有三先時想各於出處賦利薄令皆令轉販于貴處[illegible]則利厚一官治車諸器儆費減二貴賣賤買物價孫上制奪商賈利三總應物騰躍及賦輸不償儆費二句平準主平物價想貴賣時或減價賤買時或增價如常平倉耳大都官賣買物必須如此不然人不趨矣雖借名於平實籠天下利

又曰自史公始有此文譏以前無有他篇以議論代敘事此却

以敘事代議論

又曰洶中不平意傾瀉殆盡

鍾惺曰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入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為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囂然衰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為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此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不復告緡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於貿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貿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譏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從為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又曰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蓋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縣官較之鬻官鹽鐵規模稍寬較之船筭告緡情理稍順而天下猶然莫應則其勢益窮而其道益不得不出於平準平準行而弘羊用而式黜輸財助邊之救益無所發明所謂不加賦而用饒名與寔弘羊徐收之而式袖手觀馬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上命官求而式突然曰烹弘羊天乃雨其中熟而目赤久矣

陳仁錫曰漢武繁刑重斂幾陷亡秦之轍而太史公以事屬當世故委曲言之至於生事虐民君迷臣諂模寫如畫

又曰告緡而平準為術小巽然告緡刻覈富室平準籠取商賈其寔一也富室盡而天下騷然無樂生之心商賈窮而海內搆然無蓄積之業斯致亂一也雖謂告緡窮而平準遂不窮也乎

又曰叙事最善有血脈有綱領

史記卷三十終

史記卷三十一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　撰

吳太伯世家第一

鄧以讃曰叙事中入虚字用以點綴挑剔是史公創法讀之意狀溢出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

鄧以讚曰吳自壽夢始興史公雖云嘉太伯之讓然以爲法觀之只似至壽夢乃入題前但述世系耳

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中國之）獻公（虞附見）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鎖上）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鍾惺曰敘得朗淨

鍾惺曰自是太王季歷家法然卒以釀亂可見家法之當慎也

鄧以讚曰中似附季札傳

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

鍾惺曰季札讓國非難事却難在諸樊以下三君然是札之所感

何良俊曰季札觀樂一段全用左傳語但增點數字而文字遂覺舒徐

鄧以讚曰妙處只在逐段變化是曹參世家孟東野序所祖又曰頓挫鏗鏘有金石之音

鄧以讚曰略排然篇法固宜然

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文簡而該暢而約）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

「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三轉）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一意二）不然何憂（析）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

箾音朔

董份曰不敢觀蓋觀止于韶無以復加謂魯受四代者非

鄧以讚曰前敘諸樂有排中之錯此敘歷聘有錯中之排

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

鄧以讚曰至此始出文子吳劍插法

陳仁錫曰得徐君作季子一奇結蓋讓國亦知是觀

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家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

王鏊曰、曰會曰伐曰誅曰攻曰取、皆書法

茅坤曰、敍吳楚兩國前後相攻處甚暢

雩音于

王韓曰、同一弑也、而此以爲字足句、若曰棄疾亦得以弑[illegible]焉

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眛立」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爲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

楊慎曰、數語中似多、即不傳季子一句、然無此一句、即失古体

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捷甚）光有他志、乃求勇士（轉想甚妙）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尤妙）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

灊音尋

鍾惺曰可見吳重季子然為季子者愈難矣

鈹音披

詳音佯

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絶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眞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絶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為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

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

鄀音若

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到、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

種因呉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呉王将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呉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将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呉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呉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呉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呉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呉、厚獻遺之、呉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呉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呉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呉王、呉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将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

陳仁錫曰以讓兄友弟恭而有餘以爭克齊破楚而不足

茅坤曰呉王爭長于中國而諱越之入呉驕為禍胎也

可為罷扶吾眼置之呉東門以觀越之滅呉也齊鮑氏弑齊悼公呉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呉呉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呉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皐十四年春呉王北會諸侯於黄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呉乙酉越五千人與呉戰丙戌虜呉太子友丁亥入呉呉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呉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呉王與晉定公爭長呉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呉乃長晉定公呉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呉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呉二十一年遂圍呉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呉越王句踐欲遷呉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呉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呉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余有丁曰太史公每于結處留餘波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呉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筆意四翔）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楊愼曰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隱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

茅坤曰内多有可觀處大略錯見伍員專諸二傳中而點綴

王世貞曰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欵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鷄夷也

鄧以讚曰整齊處微有簡法然不爲甚工大約重在太伯季子觀末論贊可見

鍾惺曰太伯不肯翦商因而去國是失國非失天下也卒爲吳開國之祖全其不有天下之節而又不失國若虞仲在周又不當有國而得國于吳人亦何悼而不爲忠孝也

又曰太伯心同夷齊而才似過之故讓國而念不失國

又曰季札古之篤于友者也所至以人才爲念不識其賢者不已與人處吐出心肝忠告欵人蓋有心用世人也獨愛身一念太重耳故凡事皆不肯犯手當闔閭弑立之際趍避貞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同一機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又曰伍員奔吳不歸王僚而客公子光員欲有光而用之也伐楚之利光不使員之說得行於王僚光欲有員而用之也英雄心計各不相讓而相爲用知此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進之光轉想甚捷解人相遇默頭即知千載在目光喜乃容員員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藏身觀世節次此步何其妙也然殺人之君以自快其父兄之仇能無天道屬鏤之報宥繇然耳

陳仁錫曰吳之興以讓始于太伯乎季札總之矣吳之亡以爭終于夫差乎闔閭啓之矣

史記卷三十一　終

（奸音干）（彲作螭）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

鄧以讚曰二或曰作波與前三或字以滋意合

茅坤曰太史公敘太公始為陰謀處兵家者言也非是

鍾惺曰奇計陰謀畢竟是太公生本領

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説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倒鎖法）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

太公不自諱也古聖賢何事廢權謀況兵乎

董份曰此字不知何謂

陳仁錫曰總時若恐不及所以佐武亦以定齊

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彊（狠）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

鍾惺曰、太公用齊主意不出此。

王韋曰、此一段爲後伯業張本、故曰齊繇此得征伐。

楊愼曰、丁公乙公癸公哀公、猶用殷法、以生日名子、非諡也。

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強齊先着）、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回護有法）、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大手）、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繇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齊兄弟亂始）、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爲諸侯、

陳仁錫曰、秦繼周而起、故

載于列國之史以係天下存亡大関

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乱始此）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鬭、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歳、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閒襄公、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

茀非佛反

愛約言曰茀忘失屨之鞭而肯死君難臣哉

鄧以讚曰因奔魯遂接魯女句後衛女乃着傳之下法固宜然亦見錯綜

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

鍾惺曰爭竟桓公先管仲一着

王鏊曰數語甚警健誤字妙

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

陳仁錫曰、詳死、佯欲甘心、桓伯氣已見。詳作佯

郯一作譚

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

[illegible]仁錫曰夫[illegible]

凌約言曰、此下數事、皆伯者本色

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簒齊之始）、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高見復是奇想）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湣公。哀姜欲立

史記僖字皆作釐

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本前）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悼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

陳仁錫曰申生以孝被禍太史有深憫之意焉故特書之

王鏊曰揔敘桓公伯業甚有力

卑音壁

陳仁錫曰可入滑稽傳

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

壽坤曰次五公子爭立本末如畫

陳仁錫曰此一着亦無可柰何

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伏後案）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三字有関係）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又總提於此）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鎖前挈後）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

黎坤曰宋襄公方入孝公于齊而孝公即悪其求伯而伐之非人情也　鄧以讚曰前已詳敘此遂畧點似可省然亦是関鎖法

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此句鎖得力）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結）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於齊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

附一作拊

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説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内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内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於鞌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

陵一作陘

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應前）蕭桐叔子令齊東畝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

董份曰為太子下即著仲姬戎姬恐有脫字

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

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閒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

宮當作官

鍾惺曰季札處闔閭之法

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

陳仁錫曰舍嬰舍少弟大奇

嫳音撇

茅坤曰仇未誅則不藍鍾惺曰千古暴臣作用不可不知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

（茀音佩）（祝章受反）（鉏即餘反　一作彌）

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癡）言嗣事又愛荼毋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群公子遷

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駔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亦奇）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

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於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初田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公曰、

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簡公於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茅坤曰齊世家敘管仲始末及桓公之死五公子爭立處有生色敘崔杼之亂處亦可觀鮑牧之弒悼公以下少神理矣

程一枝曰秦繼周而王者乎其始為諸侯也列國世家皆書曰秦襄公始為諸侯以為書者謹其始也謂其係天下之發綸也孔子繼周公而聖者乎其相魯而卒也列國世家皆書曰孔子相魯曰孔子卒以為書之謹其終也謂其係天下之重輕也

楊愼曰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云君子不黨二子有焉

王韋曰晏嬰卒太史公特書蓋齊失良佐而亂亡之禍自此始也

王維楨曰田常弒簡公仲尼請哀公討不從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而不復書陳恒事其有所傷感也夫

陳仁錫曰齊世家首序太公之封國中序桓公之霸業及五公子之爭立末序崔氏之亂及田氏之專其委曲周悉

又曰桓公之為伯主也宜哉割地與燕而殺哀姜皆三綱所繫立也令燕修召公政尤大

史記卷三十二終

王維楨曰歷敘書篇與殷本紀同例

史記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

繆作穆
阻一作淹
余有丁曰按此古禱祀遺意乃臣子迫切之至情

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

強葆古襁褓字
鍾惺曰其請身代武王即此意
辟音避

毋尚書作亂

訓一作誨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

陳仁錫曰讀知畏一語使是臣極後世重臣有勳伐而自尊者亦獨何哉

匔音窮

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

鄭以讚曰挿他事折田法

肹尚書作粊

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肹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眞公濞立、眞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大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

眞音愼

道音導 順音訓

固一作故

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於社

陳仁錫曰坦衣而行遂及于難

菟音兔

茅坤曰隱公于此當發以

處之法言則
釋㤨矣

圃館於蔿氏揮使人弑隱公於蔿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三年使揮迎婦於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於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

丙汝成曰魯
欲納子糾于
齊後桓公一
句何等該括
陳仁錫曰初
納之而究殺
之春秋時反
覆往往如此

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沬會齊桓公於柯曹沬刼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

茅坤曰次慶季之際甚明

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於黨氏先

[illegible]齮音歉

鍾惺曰季友是忠孝至性有權略人

陳仁錫曰桓公用刑如此

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犇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犇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犇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

唐順之曰按三家之始孟爲慶父後叔爲叔牙後季爲季友後

鄪音秘

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於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

鄋所劉反

俀一作倭

鍾惺曰魯有兩哀姜

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於長丘獲長翟緣斯晉之滅路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繇是遂亡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繇此公室卑○三桓彊宣公俀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

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為君、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

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

郈以瀆曰三請弗許與齊莊公同法

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於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

王維楨曰子將受賈許乃為言無內昭公令無受魯賂可笑哉

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於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舍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

陳仁錫曰史墨之言不可以訓臣子

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繇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為康公、康

陳仁錫曰如小侯為家人禍之禍至此

卞一作下

齗魚斤反

公九年卒子匽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於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讐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頃王東徙於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卞邑為家人魯絶祀頃公卒於柯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閒齗齗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陳仁錫曰此為憤三桓而嘉金縢以敘臣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又一文公

風刺〇肴〇決〇

史記卷三十三　終

陳仁錫曰管蔡疑淮夷畔于時安集王室以寧東土召公力也

史記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於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

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弑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穨為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於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於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

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分其地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為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於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又一文公）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

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

鄧以讚曰燕昭賢王必不私交齊以攻子之當是時前太子下誤着平字耳年表是昭想噲別子

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

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

鄧以讃曰、世家大約本各國史、此今字大約本燕史舊文、史公失刪耳、

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於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

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将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
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
不、聽、自将偏軍隨之、将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
功、王、蹵、之、以、足、将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
廉頗将、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
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将、渠、處、和、燕相将渠以
處和、趙聽将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
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
将、攻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
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
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
令、龐、煖、将也、欲因趙獘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
将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
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
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頴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
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
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
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将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

賁音奔

措作錯

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内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姫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茅坤曰燕僻處北鄙不與中國會盟及其境内賢人君子所通於上國者少故燕世家所書不數事特以紀世次而已鍾惺曰曰召公疑之曰不悦周公直道也曰召公乃説處心也古聖賢處君臣朋友之間其劾政在于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豈心皆不疑皆説而後為周名乎

史記卷三十四　終

鮮音仙

冄作冉奴甘反

史記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冄季載最少同母（重句）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

遺民封叔旦（家）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冄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是為衛康叔封季載於冄冄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冄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有次序）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餘五（蔡家）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為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

鍾惺曰楚虐甚矣悼王死秦豈非蔡哀侯之報

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

醳音釋

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醳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弒其君哀公、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其父、誘蔡靈侯於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為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

凌稚隆曰按此從前直叙復用二故字覆轉文法曲折變化處

鍾惺曰敘究纍文法絲續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衛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於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於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

茅坤曰還以近吳而求救非計也

鍾惺曰收此一段應篇首

同母兄弟十人語詳得妙冷得妙又妙在他世家言不必一一相照可悟文章之變

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叔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　附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於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弒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

夕音亦

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

陳仁錫曰非此一夢文幾無色矣

離作羅

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乃振鐸之夢、（看得妙）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索隱曰、按上文叔振鐸其後爲曹、有系家、言即曹亦合題系家、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小而少事迹、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爾、且又管雖無後、仍是蔡曹之兄、故顯管蔡而略曹）

楊慎曰、敘武王同母兄弟十八人之爲支爲本、賢否成敗、條分晰列、可爲敘支派之法、

鍾惺曰、分殷爲二、離其黨、弱其力也、一爲宋、一爲衛、仍是監殷故智、而其迹不露、歷寞而心計彌精、孰謂聖人無術哉、

茅坤曰胡公四傳而為慎公遂及周之厲王其誤可知矣

史記卷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於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於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

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

鍾惺曰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免有弟三人共謀殺厲公得春秋復仇之義而免弟三人相代有國尤是快事

陳仁錫曰完可謂知幾

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卅一語抄）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取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羇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

鄧以讃曰名國事或有致無殊無義例頗似與剡卽書豈皆本稿史如春秋傳所謂告則書不然則否耶

史詮

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於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於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

董份曰先直敍夏姫徵舒事而後以故陳大夫御叔之妻二句實之此倒敍法

陳仁錫曰叔時一言為孔子取録

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大誤）、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

茅坤曰孔子讀史記數句是敘事中入贊語

以徼舒為賊弑君故徼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

楊慎曰惡其人而併滅其

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弑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

年籍也

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再適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唐順之曰此與管蔡世家敘兄弟十人同例

匄音蓋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

閼音遏

茅坤曰次唐虞以來帝王世家本紀甚詳悉可録

王維楨曰歷述此十一人者明有功者必昌後也

平公鬱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弒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於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

殘興

茅坤曰陳杞小國所次世家不足觀覽而篇次虞廷十一人之後以功德顯其苗裔處如指諸掌

董份曰按太史公重唐虞之際有功德之臣故歷著其後裔文為王或為顯諸侯見有功德者之不泯也

史記卷三十六終

鄧以讚曰二誥各以數語

史記卷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

括大旨見簡法
陳仁錫曰立言即立德立功惟三代有之
彘音滯

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庛伯立庛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

羨音延
楊愼曰太史公作史曰毛詩左傳俱未出是以附會若此
陳仁錫曰聖如武公豈有殺兄而立斷惡有據

可音伴

鄧以讚曰、簡練不若左傳、而筆端鼓舞、[illegible]各[illegible]如見、則左乃讓焉

茅坤曰、事類申生、而子壽文過之矣、可謂弟

陳仁錫曰、春秋時猶有此奇節、秦漢而後此義泯泯矣

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於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弒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弒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

王鏊曰惠公不宜有衛

茅坤曰太史公叙極分明處

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於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穨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

可愛

陳仁錫曰齊桓之德斷非晉文可並

楊循吉曰自宣公十八年至文公敘事極為詳密

鄧以讚曰怨惠公憐子伋郄分挿兩處闌意此是文渾不拘法

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衛君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筆）宣（力）公（綿）前死（出）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

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犇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陳仁錫曰禍亂之興咸其自取

宿音戚

鄧以讃曰與春秋牴牾

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

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此與吳世家異）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遫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於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

鄧以讃曰不言所以有惡衛史為國諱

戲音羲

何孟春曰郢述季札

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伯姬劫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何其悉也）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繇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犇魯仲繇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繇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繇也其死矣○孔悝竟

[illegible]

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我虜何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子斑師為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犇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亡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亹弒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穨弒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遫立、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

王慎中曰公孫鞅入秦特書以衛之亡在鞅也

茅坤曰伋申生無後天之報善如此

衛絶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感嘆中含不然意）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茅坤曰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因聽子朔讒而殺之而子壽與子伋爭死處可悲轉入懿公戴公文公處令人流涕太息矣

程一枝曰衛世家前敍封康叔為君命頃侯為侯命武公為公後敍衛貶號曰侯嗣君更貶號曰君君即此五句而盛衰大槩盡之矣、、

鄧以讚曰事多而以簡語括之又使人一讀即了最是史公筆力

鍾惺曰伯夷叔齊利所在則讓之伋與壽死所在則爭之讓仁也爭勇也天倫之間吾顧為仁而不忍言勇雖然爭死不難于讓國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陳仁錫曰太史敍宣公納子婦以讒殺太子伋委曲詳悉至敍惠公之奔懿公之死戴公文公之立屢屢提掇讒殺太子伋事前後照應有情令人讀之悲痛

昌平坂學問所
日本政府圖書